

今 雨 轩

让文化遗产“活”在寻常百姓家

□ 陈 晨

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等 3700 多项活动在全国同步展开，400 多项体验传承活动在 20 多个省区市推出……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系列精彩的活动让人们走进文化遗产，感知岁月积淀的文化魅力，也让人们意识到，文化遗产可以摆脱高冷的标签，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遗产是文明文化的记忆载体。每一项文化遗产，必定都经过历史的冲刷、岁月的洗礼和文化的沉淀，凝结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情感和智慧。目前，我国拥有 52 项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二；其中自然遗产 12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很好地体现了我国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

我国之所以能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得益于 5000 多年的文明传承，更得益于给力的保护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为先。近年来，科技水平日益发达，为文化遗产保护注入了十足的底气。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通过影片展示莫高窟最具特色的洞窟，对游客而言，局部细节的放大让人们对莫高窟壁画塑像有更直观的印象，细致的讲解让人们对莫高窟有更深刻的了解。对莫高窟而言，数字展示中心缩短了游客在洞窟的滞留时间，减轻了洞窟长时间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

力，使洞窟得以“休养生息、延年益寿”。落实保护为先，还需要社会公众的高度参与。随着近年来传播渠道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走进公众视野，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文化 资 讯

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举行

本报讯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上海电视节日前正式揭幕，2018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也自此正式启航。

今年恰逢中国电视剧诞生 60 周年。上海电视节期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与时代同行——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 60 周年盛典”活动，回顾 60 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和成就，致敬杰出的中国电视剧工作者，激励广大电视工作者面向未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推动中国电视剧在新时代焕发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共同打造永不落幕的中国剧场。

西藏各级非遗代表项目超千项

本报讯 近年来，西藏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成效显著，统计显示，西藏现有各级非遗代表项目 1000 多个，各级传承人约 700 名。

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89 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96 名；西藏自治区级代表性项目 460 项、西藏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350 名；市（地）级代表性项目 487 项、市（地）级代表性传承人 254 名。藏戏和格萨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介绍，西藏通过非遗项

所在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的走红，折射出一种现象和趋势：人们乐于了解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和曲折经历，人们期待有更多渠道去领略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人们乐于看到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人和事。因为这些乐于和期待，人们会对文化遗产心生敬重之意，并在敬重之外生出保护的意识。

在保护的同时，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也是值得思考的话题。几千年来熠熠生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完全可以从严肃、古老等人们固有的印象中跳出，依托更生活化的载体、借助开放的视野和灵动的设计“活”在当下。这几年，火得一塌糊涂的故宫文创产品就是个最好的印证，一直被视为庄严肃穆之地的故宫从建筑、文物、历史故事等着手，找到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设计载体，开发出既有内涵又实用的文创产品，一举将过去的高冷形象转变为时尚卖萌的亲民形象，不仅创造出文创产品一年卖出 10 亿元的成绩，更收获无数粉丝，受到广泛好评。如今，在很多地方，华阴老腔、皮影戏、川剧变脸等表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老百姓的身边，文化遗产也因具备了生活气息有了更鲜活长久的生命力。

因此，要让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具张力和活力，就要让文化遗产“活”在寻常百姓家。在保护的基础上，将文化遗产承载的文化元素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顺应当代人的生活。让文化遗产走进日常生活，文化遗产才能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保护传承才算成功。

融入时代 融入需求

文化遗产距离每个人的生活并不遥远，自觉参与保护和传承，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 袁慧晶 冯源 字强

“镇馆之宝”讲述万年故事，国家级非遗嘉善田歌唱响在大运河畔，神秘而原始的满族说部演出展现在观众面前……

伴随 6 月 9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走过，人们发现，文化遗产距离自己的生活并不遥远，自觉参与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展示创新 文化遗产新标签

一年一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这一活动日无疑更加注重“出新”。

重约 6.5 公斤的良渚“琮王”，登上纪念邮票的元代龙泉窑青瓷葫芦瓶、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归去来辞》……来自 39 家文博机构的 100 件（组）精品文物正在浙江省博物馆、浙

江西湖美术馆展出，许多藏品都堪称所在机构的“镇馆之宝”。其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文物是出土于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的石磨盘，距今已有 1 万年。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表示，平时这些文物分散在不同的文博机构，有的在博物馆里被摆在最突出的位置，有的则深藏不露，轻易不示人。“这次把它们聚到一起，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浙江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

为了让公众更加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向公众开放了正在发掘的巫溪宁厂盐业遗址考古工地。巫溪宁厂古镇有千年历史，是我国早期制盐地之一。宁厂盐业遗址也是后续三峡大遗址保护项目。6 月 9 日的活动包括发掘工地现场观摩、考古调查分析及宁厂古法制盐工艺的讲解，吸引了近百名群众参与。

6 月 9 日，故宫文物医院迎来首批 40 名预约观众，这是故宫文物医院首次开放。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现场为观众进行了文物修复方面的知识讲解。他说，希望观众了解文物修复的科学性，体会到文物修复工作者崇尚的“工匠精神”。

“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全国非遗曲艺项目保护成果展 9 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展，展览囊括所有国家级曲艺类非遗项目，属于首次全国性曲艺类非遗项目的“全记录”。

“此次展览引导公众深化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感知非遗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提升文化自信。”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杨文说。

百姓参与 文化遗产“活”起来

贴近百姓，唤起百姓参与，

就能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6 月 9 日上午在广州南海神庙，丰富的展演拉开了 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博活动主场城市活动的序幕。“波罗诞”千年庙会民俗表演、历史情景剧《如果国宝会说话》、非遗大师现场展示……观众们欣赏了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在长春，清脆的鼓声、旋转的舞蹈、传统的民族服饰，一场满族说部演出吸引了不少观众。满族说部是满族传承久远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主要讲述祖先历史、英雄史、家族中大事记。

在广西桂林市西山公园，来自灌阳县的非遗传承人廖铭义现场展示竹编工艺，簸箕、竹篮、斗笠等精致的竹编制品，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廖铭义介绍，竹编工艺包括起底、编织、锁口等工序，以经纬编织法为主，同时穿插梳、编、插、穿、套等技法，使编出的图案花色变化多样。

专家指出，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活动的形式日趋多元，除了通过非遗项目文艺演出、文化遗产图片展览等活动形式外，各种参与性、互动性的体验项目也不断增加，这让老百姓能切实体会到文化遗产并不遥远。

融入时代 文化遗产“好”起来

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是当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借助互联网，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方式变得更加生动。6 月 9 日，一些地方的文博机构就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将文物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细节展现出来。

专家表示，在数字化时代，非遗文化不再是散落民间的

“老物件”，而是可以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新事物”，文化遗产呈现形式更加立体多元，保护传承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云南，许多消费者通过“文化云南云”微信公众平台，就能足不出户了解非遗文化、获取文化资讯、预订文艺演出。云南省文化厅厅长李涛说，这一平台不仅能让老百姓享受更加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也让政府更了解群众的偏好和需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端菜”向“百姓点单”转变。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仅需要有新颖的方式打动人心，还要融入生活，才能焕发新的生机。对于非遗来说，更是如此。

“住在古朴的徽派建筑当中，门前就是大片的油菜花田，古朴的木板桥下有溪水潺潺流过，空气清新混合着泥土味道，这就是我的梦里老家。”2016 年，上海人马志刚租下江西婺源县思溪村的一栋老屋改建成民宿，从此在这里扎根。

我国第一个跨省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2008 年诞生，它以现存古村落为载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融于一体，整体保护传承环境，婺源县是其中三大区域之一。

“春节的板龙灯、中秋的稻草龙、丰收季节的晒秋……这些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果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进行，味道会大打折扣。”上饶市婺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揭凌晨认为，当下的婺源正是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美丽缩影。

“融入时代、融入需求，是非遗传承的关键。”揭凌晨说，真正有生命力的非遗都是被时代所需要的。

西面敞向京城。就在西面豁缺处，二十里长山横亘成了一道照壁，使平谷愈加藏风聚气。山川沃野花木繁茂，沟水、洳河映带左右，小城怡然其间，似呈二龙戏珠之势。洳河那座历经沧桑的老木桥，仅石头砌筑的桥墩尚在，留下一抹历史的遗迹。桥墩南北，各一座可几车并驾的高架桥，畅通着小城。近年河道治理，河长上任，沟水、洳河不再干涸，不再污浊，绿水清流，白云倒映，水鸟翻飞，小城一派淙淙水韵。如今小城向西已延伸五六里，不知不觉越过了洳河，甚至周边还建了卫星城镇，过去地道的农民也随之步入城镇化的浩荡进程中。

四十年，于宇宙不过一瞬，于我却由青春洋溢而渐入老境，每天我走进走出的小城呢？从历史遗留的旧墙壁上走出，愈发地生机勃勃，实在是今非昔比！以后还会如何？我真的不敢设想，不能设想，根本也没法设想，只管随着小城的脚步，随着匆匆的时光，一起向明天走去！

明天——我的山水相依的小城，我的生态宜居的小城，我的历史久远的小城，我工作于斯、生活于斯、无限眷恋的小城！

小城变迁

□ 柴福善

我是恢复高考后走出乡村，走进平谷小城的。

走进小城，才知小城真的很小，东西、南北也就一里多地，没走几步，就到小城尽头了，好一座玲珑袖珍的小城！四遭城墙早拆去了，可墙基还在，就此开辟了环城路。城内主要是青砖青瓦的民居，也很陈旧、甚至残破。有一栋半栋的楼，恍如鹤立鸡群，是在过去老县衙处盖的县招待所。角角落落散落着雕花柱础、螭首残碑之物，透露着小城古老的信息。当然，城里老人聊起过去，会津津有味地比划着讲述道：这里是老县衙，南面是文庙，北面是城隍庙，旧时规矩，知县要先拜城隍再上任。当然也记得哪条是邻里相让的仁义胡同、哪条是曾白塔耸峙的塔儿胡同等。老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城东紧邻洳河，就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洳水，也是战国成书的《竹书纪年》记载的齐师与燕师战于洳水的洳水。洳河上横陈一座破旧的老木桥，不足一丈宽，两边护栏有些

零落，桥面时有鸡窝坑一样的漏洞。透过漏洞，可见桥下的水自北向南流去。

小城慢慢地越过旧墙基，不声不响地向西拓展。那些大小机构，一个个从小城搬出，造型各异，或高或矮的建筑矗立起来，以至悄然形成一条与小城相连通的宽阔大街。由于县政府就在大街的主要地方，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府前街”了。府前街是小城贯通东西的主要街道，一设计就宽四五十米。小城人那时很闭塞，走惯了乡下的土路，哪见得这么宽的街道？朴素的情感之下，认为这得占多少地！土地在小城人心中，向来是无比重要的。那时小城确实人很少，除时有摇晃着叮咚铃声、戴着粪兜的马车招摇过市外，按着长短笛的汽车寥寥无几，街道显得空荡荡的。谁知没几年，小城人渐渐多起来了，汽车也渐渐多起来了，四面八方的外乡人也来到这，街道车水马龙，人们这才叹服当初决策与设计的超前意识，甚至以今之境况，惊呼当初为啥不更宽些，因为小城已开始像京城一样堵塞了。居

民也随之从逼仄的旧城搬出，重新聚落成一片一片新的小区，连几十层的高楼也树林般一幢幢拔地而起，俨然一座充满现代气派的城市呢！

我刚来小城，窄窄的街巷道路，根本没有、也不用红绿灯。偶尔去趟京城，见着红绿灯都不知咋走。也记不得有啥时起，小城在要冲路口处开始安装红绿灯了，现在抬眼就是红绿灯，恐怕没人说得清到底安装了多少。红绿灯就像一双双眨动的眼睛，帮助小城人看路，当然也规范着小城人来往出行，小城人也自觉地该停停、该行行，心底明白这言行举止就叫文明。跟红绿灯一样，小城也不知从啥时起又出现艺术的雕塑，出现点景的山石，如今几乎到处都是，石头上还镌刻着书法字迹。不是咱炫耀，毕竟平谷是中国奇石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怎能不近水楼台，就地摆着些奇石，刻着些书法呢！？而雕塑最具代表性的，就属小城东部的“奔马”了。小城市生性务实，当初对这新事物有些不理解，说弄这个有啥用，顶不了钱花，也当不了饭